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十五回 姚道衍倡逆興師 耿炳文拒諫敗績

話說天狼凶宿，即燕王也，嫦娥在天上與他結了大仇，轉生到下界，兩家便為敵國。這裡面就包著兩次劫數，自始至終，一主一賓，是這部書的大綱目。前回月君回至山左，燕王靖難師已下江南，就該接著起義勤王。但燕王怎樣奪了建文天下，乃最要緊的關節，必須敘出個原委來，然後兩家的事業，萬緒千頭，方成經緯，合為一局。請看次第敘出。當日洪武太祖第四個庶子，錫名曰棣，有智略而且驍勇，以征朔漠有功，封王於燕，治北平府，即金元之故都，士馬精強，早蓄不軌之志。因東宮是嫡長子，無可如何，然心常怏怏，不屑於藩封也。適有江湖行腳僧道衍者，俗姓姚，名廣孝，曾遇新羅國異僧授之望氣占星、行兵佈陣之術。在金陵時窺見燕王有異相，乃游於北平，交結宦者狗兒，為之先容，由此得謁燕王。道衍長跪進言曰：「臣之來也，要制一頂白帽子與王戴，不知殿下許否？」燕王想「王」上加「白」，是個「皇」字，大異其言，遂留人府中，問道衍：「你說這個白帽子，是怎樣的制法？」道衍對曰：「那白帽子，臣自有個制度，但不是一人製造得來，還要幾個文武將相相助成功。」燕王悟其意，就暗暗招納異人，召募勇士，以伺機會。

王之愛妃徐氏，為開國魏公諱達之女，輝祖之嫡妹，聞之諫曰：「高皇帝為根本之計，久立儲君，群臣豫附，四海傾心，縱使良、平復生，亦無所用其權謀。前者胡惟庸自取滅族，其兆已見。大王貴為帝子，富有千乘，傳之子孫，盡勾榮顯，幸勿聽此狂僧之語。」燕王已稍稍冷了念頭。道衍又進言曰：「漢高處於草莽，呂公識為帝王之相，天所興者，誰能廢之？今市上有一相士，姓袁名珙，號柳莊，其風鑿與呂公相似，願殿下請來一決。」

燕王初不之信。過了數日，悄然同了幾個衛士，裝束著一樣衣冠，到袁珙對寓肆中飲酒。珙望見，即趨拜王前曰：「殿下何自輕至此？」王佯不省曰：「我們皆衛士，慎勿胡言！」珙微笑不答。翌日，道衍引之晉謁，珙曰：「昨日之衛士，他日之太平天子也。」王問：「當在何時？」珙曰：「即看鬚長過腹。」

燕王笑曰：「年將四旬，鬚豈能復長？這是不經之言。」衍又進曰：「如珙一人之言不足信，臣聞軍衛中有一卜者，叫做金忠，人多稱為『活管輅』，令他一卜，看是如何？」燕王密召金忠至府，卜得卦兆曰：「二文皆亡，王乃為皇。」王問：「怎樣解說？」忠曰：「此天機也，至期自應。若要明白這緣故，請大王隨手寫一字來。」燕王以指在茶杯內蘸了水，寫個「馬」字，水點淋漓瀉瀉，共有六滴。忠曰：「此六馬渡江之象，當應在大水之年，決無可疑。」燕王忻然得意，就拜道衍為軍師，珙與忠同參謀議。又常使心腹數人潛住京師，剔探事情。

一日，有密報到來。燕王拆視，是皇太子已薨，禮部議諡曰「懿文」。燕王拊掌大笑，謂道衍曰：「前者卦兆是二文皆亡，朕當為皇，今一文已亡。此文當是姪子允火文，朕今使刺客刺之，何如？」道衍曰：「為時尚早哩，大王得天下，也要學高皇百戰，豈一刺可成大業乎？」燕王曰：「若然，別有一策：父皇平素愛的是朕，若得左右吹噓，召入京中，立為元儲，不強似動干戈麼？」道衍曰：「這個且去圖之。」遂遣長史葛誠、周鐸與心腹校士數人，齎金珠入京。囑托徐魏公輝祖及九卿蔣王常、蹇義等，商議此事。

時太祖正以燕王智略類己，意欲立之，群臣有諫阻者，有聳諛者，紛紛未決。葛誠即將燕王謀為太子之事，據實以奏。

洪武問之魏公輝祖。曰：「固有之，不可立也。」太祖乃立元孫允火文為皇太孫。儲位既定，周鐸即遣人將魏國公及葛長史許奏朝廷之語，具報燕王，然後約了葛誠回去復命。燕王陽為不知，待之如舊。

迨太祖寘天，皇太孫嗣登大位，改元建文。燕王大喜曰：「何卦兆之神也！原來有此兩個文字。」即帶刺客力士，南下奔喪。將至淮安，接得太祖遺詔，不許諸王臨喪會葬，只得含慍還國。遂與道衍謀欲興兵。衍曰：「此必敗矣。以我數千之眾，怎敵他天下之全力？臣有一計在此，可分遣能言之士，到諸王處說之。」王曰：「說之旨若何？」衍曰：「秦王、晉王、蜀王，秉性純良，兼好文雅。是說不動的。若齊王、周王、岷王、湘王等，貪財好色，又與太孫不洽，可速遣使去。大意說太祖遺詔，出自奸臣假的，庶民之家，尚須奔喪，豈有貴為帝子，不許一哭其父者乎？我弟兄將來必盡遭魚肉，須當協力同心，思所以免難之策。如此。則縱橫之勢成而我得從容其間，朝廷即欲加兵，決不能先及於我。然後相機而行，事方可圖也。」

燕王曰：「善！」差人分說各王去訖。

又謂道衍曰：「朕欲以入賀為名，親至京師，窺視朝中光景，可使得麼？」衍曰：「這個使得。」於是燕王奏請入覲，不候旨下，即兼程而進。帝令谷王棣出郭迎之，燕王送之以燕趙美女能歌曲的十二名，谷王大悅。及至闕，燕王僭行御道，昂然登陸，大違儀制。御史曾鳳韶劾其不敬，帝詔至親勿問。戶部侍郎卓敬密奏：「燕王智慮絕人，酷似先帝，北平士馬強悍，金元所興，宜乘此時，徙封南昌，以絕禍本。」帝曰：「朕以至誠待之，自無二心。」乃大饗數日，遣之還國。

道衍等皆遠接，問曰：「大王觀其君臣若何？」燕王曰：「文臣迂闊，武臣粗疏，皆易取也。」從此製造軍器，屯積糧草，先後募得丘福、譚淵、丁勝、龐來興勇士四名，與舊衛士張玉、朱能，命為六龍將軍，日夕操演兵馬。反跡已著，朝廷尚屬未知。

那時有燕山百戶倪諒密本奏聞，又有按察司僉事湯宗亦奏燕藩有異志。帝隨命工部侍郎張昂為北平布政司，謝貴為都指揮使。又令都督宋忠帥兵三萬，屯於開平，協謀備燕。會諸王皆惑於燕使之言，互相煽動，盡欲倡亂，各地方城守官員，日有密封上聞。帝謀諸兵部尚書齊泰、太常卿黃子澄。泰請先削燕藩。子澄請先削諸藩，剪其羽翼，則燕藩勢孤，可坐而致也。

帝從澄議，發使執周王木肅、岷王木便、齊王FE、代王桂，皆廢為庶人。湘王柏自焚而死。燕王聞之大駭，因詐稱失心瘋病，狂走於市，奪人酒食，或哭或笑，胡言亂語，甚至偃臥糞壤中，彌日不蘇。張昂、謝貴佯為問疾以探之，正值酷暑，燕王圍搖顛曰：「寒甚！寒甚！」昂與貴皆信為真。葛誠寫「無恙」二字於掌心，暗以示之。昂等遂趨出，星夜差人赴闕，具奏「燕王瘋病是假，造反是真，陰謀秘計，人所莫測，恐猝發難制，亟宜削之」。帝命齊泰發府遣使，提問燕府官屬，並密敕北平都指揮張信，令約長史葛誠、指揮盧振為內應，乘間擒取燕王解京。

張信憂疑不能決，其母曰：「汝父曾言燕王當為天子，汝何不做個燕王之功臣呢？」信大悟，坐了一乘四圍掩蔽的女人駟車，逕造燕府通名。燕王心以為異，令人內宮。信拜於牀前曰：「殿下真病耶？朝廷有密敕在此，臣特來獻上。」王取敕視之，深感張信，遽下拜曰：「生我一家者子也。」即召道衍同議。適暴風雨吹簷瓦墜地，衍即賀曰：「飛龍在天，從以風雨。」王曰：「瓦墜而碎，又當何說？」衍曰：「此瓦碎而無用，是天使蓋造黃屋之兆。」王心甚猶豫，潛留信於府中，獨坐凝思，不覺霍然睡著。適徐妃來到王所，見微風吹來，王鬚欲動，頓思相士有鬚鬚過腹之語，乃戲剪青絲一縷，將王鬚逐莖接長，意在開悟燕王，說鬚長過腹是假的。誰知燕王豁然而醒，舒手一捋，其鬚竟是天然生就，直過於腹。徐妃細細看時，全無一絲補接之痕。大詔曰：「異哉！王固為天子無疑矣。」燕王曰：「卿何以知之？」徐妃即將接存餘發以示燕王，具道所以。王曰：「袁珙之言，豈期如此之應耶！」遂召道衍，將鬚與看，衍曰：「髮可為鬚，王可為帝，天下事要在人為耳。」

忽報謝貴、張昂已督兵士圍府，奉敕提問官屬。衍鼓掌而言曰：「妙極，妙極！可速按名拿下，召進面交，即斬二人頭以祭旗纛。」王從其計，立收官屬械於殿前，一面伏刀斧手三百於帷壁之中，遣人給張昂、謝貴進府交割。二人誤信，與使同人，見燕王坐在殿上，手自劈瓜。昂與貴方向前起居，燕王遽將瓜片劈面擲去，刀斧手大呼奔出，將張昂、謝貴剁做肉泥，並拿葛誠、盧振二人，亦皆駢斬。時宮門外有指揮彭二聞變，亟率部下數人，砍人端禮門。燕將龐來興、丁勝舞刀截住彭二，彭二衝開兩將，逕向殿上奔來。衛士亂箭齊發，彭二身無鎧甲，大創而死。

道衍即發大將張玉、朱能等，帥兵乘夜攻奪九門，布政司參議郭資、按察司副使墨麟、指揮同知李濬、陳恭等皆降，時建文元

年秋七月也。燕王登壇誓師，稱為洪武三十二年，以誅齊泰、黃子澄為名，名曰「靖難師」。先出兵略定北平附近地方，通州指揮房勝、薊州指揮毛遂、遵化衛指揮蔣玉、密雲衛指揮鄭亨，皆望風而降，兵勢大震。

惟都督余瑄守居庸關不服。道衍曰：「居庸為北平之項背，余瑄襲我之後，豈能南下？大王宜先取之。」王命內官狗兒賜姓名曰朱彥回為大將，徐安、鍾祥為副，進攻居庸。余瑄開關，列陣迎戰，燕將狗兒出馬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面孔歪斜，臉上有圍棋般大的黑麻幾點；眼眶暴突，睛邊有芋線樣粗的紅筋數縷。身長八尺，穿的是鑲鐵打就柳葉重鎧；腰大十圍，使的是熟銅煉成瓜棱雙棒。向日呼名是狗，今朝賜號稱豬。

余瑄見是個內監，大喝道：「不與你這沒雞巴的豬狗講話快喚燕王出來！」狗兒大怒，舞刀直取余瑄。瑄挺槍敵住，交手才數合，被狗兒一瓜打中馬腿，那馬負疼向後倒坐，把余瑄掀下塵埃，幸虧都督使馬宣捨命救回。燕兵乘勢衝殺。大敗而走，連夜奔至懷來。正值都督宋忠統兵二萬來襲燕王，隨與瑄合兵，商議進擊。

狗兒探知，飛報燕王。諸將皆曰：「彼眾我寡，難與爭鋒，且固守以待其來。」燕王曰：「公等不知，彼二將甫合，士心不一。我逆而擊之，必然猝驚，驚則易潰。」遂率馬步精銳八千，卷甲倍道而進。將近懷來，兩兵早已相見。宋忠、余瑄不料燕兵如此神速，倉皇列成陣勢。好個王師內先鋒官居都揮使孫泰，舞刀直臨陣前，大罵：「造反燕賊何在？」朱能在門旗影裡，暗發一箭，正中左耳之根，流血被肩。泰咬碎鋼牙，拔去箭桿，殺入燕陣，找取朱能，所向披靡。不防丘福從側肋飛出，奮矛直刺，泰掣身不及，貫脅而死。左翼驍將副揮使彭聚忿怒，躍馬挺槍，大罵：「狗頭鼠腦的逆賊，只辦得暗算，敢來比試武藝麼？」燕陣上徐安、鍾祥二將齊出，雙戰彭聚，不三合，朱能又發一箭，中聚右臂。徐安乘勢揮刀，斬於馬下。燕王揚鞭大呼曰：「他陣上只有此兩員驍將，今已斬殺，餘下皆沒用的了！」將士齊和一聲，統兵卷殺過去。王師不戰而走，宋忠、余瑄、馬宣皆被生擒，罵賊不屈，同時受戮。

燕王遂拔懷來，其開平、上谷、雲中諸處，莫不率服。便欲進取大寧。連接飛報，大寧衛都指揮卜萬率同部將陳亨、劉貞，引騎卒一萬二千，由松亭關進攻遵化甚急。燕王心恐，商於道衍曰：「不取大寧，則我有後顧之虞。今卜萬牽制我師，進退不能，將如之何？」道衍對曰：「向聞卜萬恃才而驕，其將佐皆外順心逆，可用反間。請進兵以邀之。」燕王遂謂諸將星夜趨至沙河，距卜萬寨止二十餘里。三更時候，伏路卒拿獲一奸細，解至營前。道衍亟附王耳授計曰：「只須如此，萬頭可致麾下。」燕王升帳，令釋其縛，問：「是卜將軍差來的麼？」

應道：「不是，是陳指揮差來納款的。」燕王佯作怒狀，喝令斬之。道衍曰：「且住。卜萬是員名將，其降恐未必真，或者陳指揮倒是真心。」便問：「汝須直說上來。」對曰：「陳將軍素為卜將軍所欺壓，近日又與劉將軍不協。前日起兵，原是卜、劉兩人的主意，陳將軍是勉強相從的，所以恭候大王駕到，就遭小的來通意。一者願隨鞭鐙，二者可泄仇憤，實係真心，求大王與軍師裁之。」道衍笑向燕王曰：「何如？我原料卜萬那廝是不可信的。」燕王曰：「雖然，陳指揮空言納款，亦無憑信。若能依我行計，方是真的。」遂令以酒肉管待，並賞白金二錠，付與密札一封，囑之曰：「此是送劉將軍的。」又付一封曰：「這是書的草稿，送與陳將軍看的，看過立即燒卻。功成之日，陳將軍裂土封侯，爾亦有官爵的。」

來人拜謝，如飛回去，備述情由。陳亨又看了書稿，心中暗喜，乘著天尚未明，別遣一心腹不識字的小卒，教導了他的說話，將書竟送至劉貞寨前。隨為巡邏所獲，送入營內。劉貞看封函上寫著：「大將軍卜侯密啟」七個細字，貞遂問：「此書從那裡來的？」巡卒稟道：「適有一健卒，潛問卜將軍大寨，聽去是燕山聲口，說有書札投上，便放在我手內，從黑影裡走了。」劉貞折來看時，內有燕王玉璽，是約卜萬同心舉事，如陳亨、劉貞不從，可先斬其首以徇於眾等語。劉貞大怒曰：「怪道他肯到這邊來尋著人廝殺，原來是要降燕賊。噫，朝廷何負於你！」即遣陳亨營中，以書示之。亨假意大驚曰：「他與將軍素睦，何得忍心至此？」貞曰：「主尚可背，何況同寮？」亨曰：「若然，我二人不殺他，他必殺我二人。」當下商定計策，共詣營門，請大將軍閱兵。卜萬不知是計，欣然出營，遂為陳亨手刃。劉貞即以燕王書示其部曲，一時解散。陳亨自率其眾降燕。劉貞方悟墮其奸計之中，棄其兵旅，獨自遁去。

燕王大喜，撫道衍之頂曰：「真和尚家毒計！」遂下將令進取大寧。道衍亟止之曰：「無卜萬，即無大寧。我勞師遠出，倘南兵到來，北平根本可慮也。不若左定永平，西取保定，先成犄角之勢，進則可圖，退亦可守，此為上策。」燕王曰：「善！」乃東擊永平，守將陳旭、趙彝、郭亮，不戰而降。就旋師去攻保定，三旬不能拔。暫且按下。

卻說建文皇帝，見邊報如雪片一般，日逐告警，不覺大駭。

召諸公卿大臣，問：「汝文武中，有誰能退燕兵者？」僉都御史練子寧奏曰：「臣保一人可用。」帝問：「是誰？」對曰：

「四川岳池教諭程濟，自陛下踐位之日，即秦燕藩必反，當時未信，囚之於獄。今其言已驗，是有先見之明，何患不能破燕也。」太常卿黃子澄奏曰：「臣保一大將，可以破燕。長興侯耿炳文，素有威名，且係國戚，將帥中無逾此者。」帝遂命炳文為大將軍，駙馬都尉李堅、都督甯忠為副，擢程濟為檢討，任平燕軍師。子澄又請命安陸侯吳傑、江陰侯吳高、都指揮潘忠、楊松、顧成、徐凱等，帥師並進，直搗北平。帝皆從之。諸將士臨行，帝誡之曰：「昔蕭繹舉兵入台城，尚雲一門之內，自相屠戮，不祥莫大。今爾將士進討燕王，務體此意，慎勿於陣上加刃，使朕有殺叔父名。」

炳文等拜遵帝命，調兵三十萬，從臨清而入真定，自當燕軍正面，令徐凱駐於河間，潘忠屯於鄭州，楊松據於雄縣，四路控制，以分其勢。軍師程濟調大將軍曰：「燕卒雖少而悍，王師雖多而怯。且以各處調集，老弱居半，將令未明，士心未協。將軍宜駐守數月，簡選精銳，訓練一番，令知順逆大義，則將士同心，勇氣百倍，燕兵不戰而屈矣。」炳文曰：「何儒也！」

朝廷命小將北討，不曾命小將守城。且以數十倍之眾，示之以不戰，大辱國體。」諸將皆曰：「大將軍之言是。」濟又曰：「不得已而必欲戰，宜會集各路人馬，逕由河間直搗北平，則保定之圍自解，而北平之根本搖矣。」炳文曰：「不然，我數道倍進，則敵所備者多；兵法云：備前則後寡，備左則右寡。無所不備，則無所不寡。燕逆營中縱有管、葛，亦無法可肆應。先生何其執耶！」濟又曰：「師駐數處，燕兵且攻其一，一處失利，則各處士心皆恐，孫子所謂『攻瑕則堅者瑕』，此之謂也。」炳文不聽，下令諸將明旦向保定進發。

是時燕王已差人探知消息，密諭張玉等曰：「彼恃明日進兵，今夕中秋，必然飲酒享士，我且乘其不備，先破一處以震軍威，以裂敵膽，可以不戰而屈彼之兵也。」乃令軍士馬摘鈴，人銜枚，乘著月色，飛馳到雄縣，聽譙樓並無鼓聲，亦無一卒守陴，遂緣城而上。主將楊公與麾下皆沉醉酣寢，忽聞喊殺連天，疾忙起來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徒手搏擊。楊松被擒，王師盡覆。燕王曰：「一箭須貫雙雕，我料鄭州路近，潘忠必來救援。」命大將譚淵領百騎伏月樣橋邊，又命張玉率輕騎迎之。忠等果至，才與張玉接戰，譚淵等伏兵齊發，腹背夾擊。

潘忠亦被生擒，兵士半死於鋒刃，半降於燕。

燕王乘勝鼓噪而行，逕趨真定，遇王師於定州。遙見認旗上是先鋒張保。兩家安營已畢，當夜伏路兵來報張將軍要見大王。燕王開營請入曰：「將軍勞苦。」保再拜對曰：「小將之兄張信，已得迫隨大王，如無嫌猜，心願執鞭，是以夤夜潛來，惟鈞命是聽。」王大喜，問：「炳文兵法如何？」曰：「無能為也。號稱三十萬，先至者十餘萬，皆未嫻軍旅，無異烏合，以大王之雄風，只須一戰可破。」燕王曰：「明日交鋒，如此如此，公宜佯為受執，我自自有妙策。」保領諾而去。

明辰，燕陣上朱能出馬，與張保交戰。不數合，能詐敗而走，保驟馬趕去。看看至近，朱能回馬，大喝一聲，舉手中槍一逼，保即翻身落馬，被燕軍活捉去了。解到營中，保假意不屈，大叫燕王。王曰：「俟拿了耿炳文，一齊斬首。」令囚後營。

到二更，營中皆睡，王親來釋縛，握張保之手曰：「事若可成，富貴與君共之。」保曰：「天命有在，何患不成！小將願為內應。」

燕王心喜，授之密計，悄然令其回營。

走到天明，迎著耿都督大隊軍馬將次定州。炳文見張保飛馬而來，厲聲叱問：「汝何能歸？」保曰：「幸守兵鼾睡，我掙斷繩索，就竊了他馬匹，逃回來的。」炳文曰：「雖然，汝為先鋒被擒，何面目見我？」押回真定，等候發落。即催軍前進，早見燕師大營。炳文乃列成陣勢，親自出馬，呼燕王打話。燕王曰：「誰耐煩！」令三子高煦：「汝為我擒之。」炳文見一小將飛馬過來，怎生結束？但見：

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眸應點漆，耳可垂珠。頭戴紫金冠，內裹著一窩玄髮，身穿繡花袍，外罩著千葉銀鎧。手中槍神出鬼沒，關西孟起也難當；坐下馬踏海奔山，西楚烏騅略可賽。須知道今日戰場上，號為斬將奪旗的王子；又誰料他日銅缸下，變作煉火成灰的庶人。

炳文認得是高煦，心上便有怯意，奮力交戰，只覺臂軟筋酥。燕陣上見炳文將敗，大將張玉、朱能、譚淵等，統領精銳，掩殺過去。燕王又率丘福、狗兒、丁勝等，繞出背後夾攻，橫貫王師陣中。將士迎敵者紛紛落馬，炳文大敗虧輸，士卒皆亂竄逃命。燕王督驅眾將奮追至滹沱河，王師尚有兩營未動，倒被敗兵衝散，自相踐踏，死者無算。副將李堅、甯忠、顧成等，皆被擒去。炳文亟欲奔入真定，見張保在城上，已豎起燕師旗號，大呼：「耿都督請進來發落！」炳文進退無路，心膽俱裂，幸軍師程濟協同吳傑赴救，燕兵方退。炳文不能駐紮，收拾敗殘人馬，連夜奔向臨清而去。保定亦降於燕。正是將軍覆壘，空懷愛君效力之心，竟有豎子興師，旋萌賣國求榮之念。且俟下回分解。